

# 古書版本常談



上海人民出版社

毛春翔著

古書版本常談

上海人民出版社

**重印说明：**

本书根据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版重印。重印时，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古书版本常谈**

毛春翔 著

(原中华书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六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 捕页 1 字数 65,000

1977年11月第1版 1977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7171·46 定价：0.82元

# 古書版本常談目錄

什麼叫作『版本』？

一

什麼叫作『善本』？

一

我們為什麼要研究版本？

一

我國雕版印書始於何時？

三

唐、五代刻本

三

宋刻本

四

遼、金刻本

四

元刻本

四

明刻本

四

清代精刊本

四

巾箱本

四

活字本

四

套印本	七〇
書帕本	七一
抄本	七二
稿本	七三
校本	七四
佛經版本	七五
道藏版本	七六
如何鑒別版本？	七七

# 圖 版 目 錄

唐咸通九年刻本『金剛經』

唐成都府卞家刻本『陀羅尼經咒』

北宋開寶八年吳越國王錢俶刻本『一切如來心祕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對二四頁

宋杭州貓兒橋開殘紙馬鋪鍾家刻本『文選五臣注』……對二三頁

宋咸淳廖氏世綵堂刻本『昌黎先生集』……對二〇頁

宋咸淳廖氏世綵堂刻本『河東先生集』……對二〇頁

宋黃善夫家塾刻本『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對三一頁

宋刻本『曾南豐先生文粹』……對三一頁

金刻本『劉知遠諸宮調』……

金刻本《壬辰重改證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對二頁

金刻本《蕭閑老人明秀集注》………對二頁

元至正五年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刻本《金史》………對四頁

元大德三年廣信書院刻本《稼軒長短句》………對四頁

元天曆三年廣勤書堂刻本《新刊王氏脉經》………對四頁

元至正余志安勤有堂刻本《故唐律疏議》………對四頁

明嘉靖十四年蘇獻可通津草堂刻本《詩外傳》………對三頁

明弘治十四年涂禎刻本《鹽鐵論》………對三頁

明隆慶五年葉氏菉竹堂刻本《雲仙雜記》………對三頁

明正德十四年郭勛刻本《白樂天文集》………對三頁

清康熙四十三年張氏澤存堂刻本《廣韻》………對三頁

清嘉慶七年阮元刻本《鐘鼎款識》………對三頁

明正德十一年華堅蘭雪堂銅活字印本『春秋繁露』……對六頁

明麗澤堂活字印本『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對充頁

明嘉靖安國安氏館銅活字印本『顏魯公文集』……對充頁

明萬曆四十八年閔于忱松筠館刻套印本『孫子參同』……對三〇頁

清乾隆元年內府刻巾箱本『樂善堂全集』……對二十一頁

明山陰祁氏淡生堂鈔本『對床夜語』……對去頁

明會稽鈕氏世學樓鈔本『平蜀記』……對矣頁

明清之際虞山毛氏汲古閣影宋精寫本『極玄集』……對老頁

清錢唐吳氏繡谷亭鈔本『簫臺公餘詞』(有黃丕烈手跋)……對老頁

明祝允明撰『正德興寧志』稿本……對去頁

清查嗣璉撰『壬申紀游』稿本……對去頁

清顧千里撰《釋梧溪集》訂讌稿本 ······ 對八三頁

清孫星衍校集《漢官儀》稿本 ······ 對八三頁

清錢大昕手校《淮南鴻烈解》(底本明新安汪一鶯刻本) ······ 對八三頁

清鮑廷博手校《柴氏四隱集》(底本舊寫本) ······ 對八三頁

清黃丕烈手校《讀書敏求記》(底本清乾隆沈氏刊本) ······ 對八三頁

清黃丕烈手校《玉照堂詞鈔》(底本清錢唐吳氏繡谷亭鈔本) ······ 對八三頁

明山陰藏書家祁承燦手寫題跋:《對床夜語》 ······ 對八三頁

清四庫全書館臣姚鼐簽寫提要:《經籍異同》 ······ 對八三頁

清海寧藏書家陳鱣手校書並題跋:《斜川詩集》校正為《龍州詩集》 ······ 對八三頁

北宋開寶六年刻大觀二年印本《大藏》:《佛說阿惟越致遮經》 ······ 對八三頁

北宋元祐五年福州東禪等覺院刻《萬壽大藏》:《菩薩瓔珞經》 ······ 對八三頁

# 古書版本常談

## 什麼叫作『版本』？

書之稱本，始於漢劉向。劉向別錄云：『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讐。』這裏所謂持本，即持書本的意思。到南北朝，顏之推著了一部家訓，其中有一篇書證篇，舉了許多本子，有：江南本、河北本、俗本、江南舊本、江南古本、江南書本等等，書之稱本，便很通俗了。顏氏所舉的許多本，都是寫本。寫本或稱舊本，唐太宗貞觀四年勅：『經籍訛舛，今後並以六朝舊本爲證』（見宋孔平仲談苑），可證。寫本之外，還有碑本。宋張世南的遊宦紀聞，記永福縣羅漢寺篆書云：『余嘗見碑本，字勢天矯，洒落奇妙』，可證。碑本亦稱石本，見米芾的海岳題跋。石本、碑本，我們現在亦叫拓本。自中唐發明雕版印書以後，又有版本的名稱。此在宋人書中，往往見之，那時所謂版本，是指由雕版印刷而成的書說的。如：海岳題跋卷一云：『唐僧懷素自敍，杭州沈氏嘗刻板本』，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版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版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云云，齊民

要術，宋紹興甲子葛祐之序云：『此書乃天聖中，崇文院版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王明清揮塵錄云：『蜀中始有版本』，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尹少稷日能誦麻沙版本厚一寸』，朱熹上蔡語錄跋云：『熹初到括蒼，得吳任臣寫本一篇，後得吳中版本一篇』，云云；諸如此類，屈指難數，都是指印本書說的。印本書由墨印成，故又稱墨本，見齊民要術葛祐之序。版本原來的含義，如此而已。

事物是發展的，由小到大，由簡到繁，由淺到深，莫不如此；又是彼此互相關聯的，由甲和乙相關，又由乙和丙相關，而甲乙丙彼此又都互相關聯，誰也不能單獨存在和發展。版本和寫本、新版本和舊版本、新寫本和舊寫本，彼此都互相關聯、相互依存、互相提攜而發展，長短相補，正譌相切磋。由此種種，版本含義，便由單一變為複雜，由一小圈子變為一大圈子，由淺澗變為深潭，由極凡庸的名詞，變為一種極複雜而高深的學問了。由許多本子錯綜複雜的關係，產生校讎，由校讎產生善本；為了追求善本，版本學便應運而生。此時版本二字的含義，和原來的意義，有本質上的區別。原來是單純的一種書本子的名稱，現在一變而為一種學問的術語。上舉標題『什麼叫作版本』，便是指版本學說的，取其發展以後的意義，而不取其原始的單純的意義。

版本學所涉及的範圍很廣，舉凡寫本、歷代刊本、歷代傳錄本、批校本、稿本，以及每一書的

雕版源流、傳抄源流，孰爲善本、孰爲劣本、孰爲原刻、孰爲翻刻，以至印紙墨色、字體刀法、藏書印記、版式行款、裝潢式樣等等，都在版本學的研究範圍之內，內容可謂豐富之至，彼此又皆互相關聯，缺一不可。竭一己之力，鑽研摸索，直至頭童齒豁，終老不能竟其學。二十餘年來，我時常望洋興歎，畏難麼？我又並未知難而退，前進麼？又很遲緩，這是由於根柢淺薄，精力不強，耕耘不勤，收穫自歎。後來同志，年富力強，耐心研究，持之不懈，應當運用毛主席的『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的思想來對待，必有好收穫。

版本學是目錄學的一部分，因此研究版本，又不得不連帶研究目錄編製的方法。要懂得目錄如何編製，又不得不進一步研究目錄學史。目錄如何編製的問題解決，又不得不去研究善本書目的體例應如何寫定。要解決這一問題，便要參考各家善本書目，取長棄短，參以己見，寫定更完善體例。這雖是研究版本連帶所及的問題，而從整個處理古書問題上說，這又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 什麼叫作『善本』？

「什麼叫作『善本』？」這個問題，久已存在。我個人在二十多年以前到浙江圖書館即從事編輯善本書目，那時我對古書版本這門學問，可以說一無所知，未能操刀而割，至爲可笑。後來

經過一段較長時間，我對『善本』這一名稱，也漸漸懷疑起來。那時浙館藏舊刊本，為數不多，每  
天觸手的，都是些明萬曆以後刻本。從外貌看去，紙墨既劣，刀法又笨拙異常；從內容看去，任  
意刪略舊文，如：會稽商濬編的碑海。脫文訛字，目不暇接，如：萬曆本太平御覽、胡文煥的洛  
致叢書、何允中的漢魏叢書、陳眉公的祕笈等等，以及其他坊刻總集、類書之類，指不勝屈。這  
一大批書，論時代是明刻，距今三百多年，論內容，的確不足以稱『善』；而我却不得不把它編入  
善本書目。這樣的違心之事，做了好多年，直到現在，還未完全改過來，精神上實在不愉快。究竟  
什麼叫作『善本』？這個問題，我想應該把它弄明白，免得一直模糊下去。

什麼叫作『善本』？據我所知，漢朝人已經說到。漢書河間獻王傳有云：『從民間得「善書」，  
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這裏所謂『善書』，即『善本』，因爲那時未有印本，所以不叫『善本』，而  
叫『善書』。宋人穆伯長好學古文，始得韓柳善本，欲二家集行於世，乃自鏤版，鬻於相國寺  
(見朱弁曲洧舊聞)。這裏單稱『善本』，還沒有說明其所以爲善的根據。宋次道(即宋敏求)家藏  
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見曲洧舊聞)。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  
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書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見葉夢得石林燕  
語)。宋慶曆間四庫書搜補校正，皆爲『善本』(見周輝清波雜志)。通鑑紀事本末一書，『趙興  
簾以爲嚴陵字小且訛，於是精加讐校，易爲大字，成爲天下之『善本』』(見元延祐六年陳良弼

序)。戰國策宋李文叔序云：『今國策宜有善本傳于世，而舛錯不可疾讀。』顏氏家訓宋沈撰序云：『撰家有閩本，嘗苦篇中字譌難讀，顧無善本可讐。』以上是宋人對善本的看法，歸結一句話：凡書籍必須精加讐校，方為『善本』；否則便是『俗本』、『劣本』。

陳振孫書錄解題卷八有云：『元和

『宋嘉祐四年，仁宗謂輔臣曰：『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北周書，罕有善本，可委編校官精加校

勘。』（見江少虞事實類苑）這兩個例，也是說明書必精校，方為『善本』。此外明清兩代，有名的學者，對『善本』的界說，大都和宋人相同，不必多舉例了。我們如果以這一點，即：精加讐校，無

脫文、無訛舛，作為衡量標準，那末在今日所能見到的舊書，可以稱為『善本』的，就很少了。浙江所藏五千多部善本，怕有一半要被剔除，這怎麼辦呢？我以為衡量標準，理應從嚴；但也不必過嚴。清張之洞的說法，我認為比較合理。他說：『「善本」非紙白版新之謂，謂其為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不譌不缺之本也，「善本」之義有三：一曰「足本」（無缺卷、未刪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舊本」（舊刻、舊抄）。』張氏訂出這三條作為善本標準，我認為是比較妥當的。他這三條，可注意的是舊本問題。所謂『舊本』，舊到何時呢？即以何時起至何時止為舊本呢？清代藏書家所出書目，多以明嘉靖為斷，萬曆以後所出書，選取非常嚴格，這是對的。

宋元舊刻，在今天，誰也不會說不是善本；問題是在明刻。明刻，我們應當有所選擇，斷不可認

爲凡是明刻，都是善本，和對待宋元本一樣。書籍不比古董，不能單以時代舊爲準。時代舊，不過是構成善本條件之一而已，還要看其他各方面情況。最主要的是：是否經過精加讐校這一點，這是關於張氏所提的三點中的一點。再講到「足本」、「精本」二點，張氏未有較詳的說明。據我的認識，應該是指「舊本」而言；不然，「善本」含義，依然未弄明白。錢唐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編輯條例，列舉四點：一曰「舊刻」：宋元遺刊，日遠日鮮，幸傳至今，固宜球圖視之。二曰「精本」：朱氏一朝，自萬曆後，刻刷固屬草草；然近溯嘉靖以前，刻書多翻宋槧，正統、成化、刻印尤精，足本孤本，所在皆是。今搜集自洪武迄嘉靖，萃其遺帙，擇其最佳者，甄別而取之，萬曆以後，間附數部，要皆雕刻既工，世鮮傳本者，始行入錄。三曰「舊抄」：前明姑蘇叢書堂吳氏、四明天一閣范氏，二家之書，半係抄本。至國朝小山堂趙氏、知不足齋鮑氏、振綺堂汪氏，多影抄宋元精本，筆墨精妙，遠過明抄。寒家所藏，將及萬卷，擇其尤異，始著於編。四曰「舊校」：校勘之學，至乾嘉而極精。出仁和盧抱經、吳縣黃蕡圃、陽湖孫星衍之手者，尤校讐精審，朱墨爛然，爲藝林至寶。補脫文，正誤字，有功於後學不淺。」丁氏四例，略足本，而特標舊校，於精本，特指明刊，實較張氏所標三義，更爲精到。足本似可包括在精本之內，不必另立一轍。肯定善本含義，我以爲丁氏四例足以盡之。惟丁氏精本一條，斷於明代。在今天看來，清代極有名的新寫刻本，亦應包括在內。

書籍之傳寫刊刻，脫文譌字，總難免。前人說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刻一書或抄一書，欲一字不誤、一文不脫，可謂萬難之事。後世刊本不必說，即宋刊也不免有錯，浙館所藏宋刊名臣碑傳琬琰集，脫文時見可證。版本之善或不善，乃從比較而來。我們不宜過於苛求，亦不可過於寬縱：無使舊刻之稍有瑕疵者，擅而不得躋身於善本隊伍，亦無使坊刻濫惡之本，廁足於善本行列，精心鑒別，期歸於至當可也。善本之名，肯定可用。至於書目好壞，是編者學力有淺深，與善本本身無關。我個人意見如是，待專家指正。

## 我們爲什麼要研究版本？

我們圖書館工作者處理古書，只要見書編目，分類排架，供讀者閱讀便得了，何必還要研究版本呢？有這樣想法的人可能是有的，我認爲我們不應作如是想。古書流傳到今天，刊本如宋元本、明本，雖不多見，但也有不少存留下來；抄本如宋元抄，那是太少，但明抄還不算很少；這類書，人多認爲至寶。圖書館爲藏書之府，這類書多少總有一些，既有其書，便不能不加以處理，要加以處理，便不可不懂得版本；不懂版本，如何去辨識孰爲宋刊、孰爲元刊、那是宋抄、那是元明抄呢？如以宋元舊刻，和清刻作同樣處理，並列一架，這與有人焉，將宋版書冊作夾花樣用，一樣可笑。彼不識字，不足怪，而圖書館工作者却萬萬不可如此做，使人民珍貴財產，受到

重大損失；對圖書版本，總不可不稍費心力，去研究研究。懂得的自然以愈多愈好、愈精愈妙，但學問一事，總是由日積月累而豐富起來的，一步登天之事是沒有的，圖書館從業人員不應作如是想。

我們整理古書，審別版本好壞，對讀者選讀古書大有關係。我這裏舉兩個例，來說明這一問題。遠在宋朝，有一位教官，出題考試生徒，題爲：『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參加考試的生徒，大家面面相覲，不能下筆。後來有人懷疑教官此題，怕是出於麻沙本周易，監本不如此，起立質問。那教官立卽檢查原書，果然是麻沙本錯了一個字，原是『坤爲金』，金字脫了上面兩點，變爲金字，鬧了一場笑話（見石林燕語）。「又嘗有秋試，問：『井卦何以無彖？』」（見同上）易經六十四卦，每卦皆有彖辭，彖者斷也，斷一卦之吉凶，井卦無彖，亦是麻沙本脫文。試官誤讀誤書，竟以出題，又鬧了一場笑話。又明初有一名醫叫戴元禮，嘗到南京，見一醫家，求診的病人很多。元禮以爲這一定是神醫，天天去那醫家門口看看。偶然見一求藥的病人已出門外，那醫師追出門去，告訴那病人，煎藥時，一定要放一塊錫下去同煎。元禮聽了，很覺奇怪，從未有以錫入煎劑的，遂問那醫師。醫師說，這是古方，元禮求得其書，乃是錫字，急爲改正（見陸深儼山外集）。錫卽糖，食旁誤作金旁，又少一筆，變爲錫字。由於醫師不講版本，沿用誤書開方，鬧一笑話。教官、醫師，不懂版本，貽誤後學，害人生命，不過是舉例說說。若推而廣之，讀書不